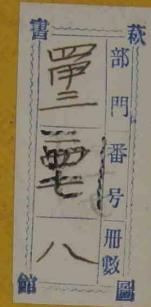


英國志

二



英國志卷之三

英國慕維廉譯

英諾漫朝
維廉弟一維廉弟二紀

哈羅德既死、維廉爲持重計、自哈斯頂斯至多弗爾、沿海克諸卡壘將入國門、而倫敦部長及士商百姓共議立亞梯令爲王以拒之、維廉營於郊外、遣兵合圍、四出抄掠、斷城中糧餉、亞梯令年幼有疾、不能聽政、教大長代之施行、北部長莫爾加以德溫聞之心、弗善也、故不來助、城守事懈、未幾亞梯令與教部長及父老納欵於維廉之營、紀元一千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維廉入爲王、卽位于味斯閔斯德會堂、初

入英境卽得微地號勝主旣入爲主則於前王成憲無所變更民有原產俾得自主故王亞梯令待之如常許以其女下嫁以德溫民信而悅之踰年歸諾部父老咸賀無何諾人之在倫敦者乘王出淫虐婦女盜竊作橫無所不爲國人訴於留守遏多不聽百姓嗟怨心日思亂其各部大人王以之自隨此駕馭之術民無首亂故雖蓄怒而未成叛然國本日搖訛言四起王聞之自諾部返左右告以故陽不問下詔安民許以諾人不相犯民乃信從未幾故習復萌空言無補王更增築營壘以備非常日闢疆土一千六十八年以兵威臨於西南莫不震懾得地後更置部長悉用諾人羣失職之徒入

綠林爲盜累世後猶爲寇患其中英及北鄙日尋干戈終不肯服北二部長見朝政紊亂亦逃至北方初亞梯令及其女兄弟等當亂時遁至蘇格蘭其一名馬加勒者爲蘇王后其後裔亦爲英國王后以兵逐流民於內地及北方遂克其地流民得蘇格蘭及大尾人爲助雖得地兵荒疾疫所喪亡不下十餘萬人城郭壞田廬燼赤地者七十年得不償失矣北方旣平還定西方討叛人於威爾士界以力服人迄無成功及後嗣子孫亦未能心悅誠服咸往他國爲臣民於剛士但丁累世居彼仍操土音或逃匿山林飢無所食或嘯聚東方大澤中莫爾加以德溫偕大將希里瓦亦往從之者愈衆乃

於壹來小島築寨自居莫爾加猝爲人誘執而下於獄以德溫往視亦爲所獲降之不可殺之王數遣兵戍之亦嘗親征之不能克其地四周沮洳草土人馬負重皆不能入被圍數月糧食乏絕希里瓦素諳地勢乘間縱兵四出劫糧以入官軍造木路長七里及橋梁其工役時爲壹來所奪復以蘆葦縱火焚之木路橋梁俱爲灰燼厥後羅教士引官軍入教院攻營壹來人血戰死傷甚衆希里瓦奮力突圍出不知所終後世稱其名不衰云此壯士得四人彼諾部必不能勝一千七十三年神宗熙甯六年時戰征七載於是英地全屬於王王益自修政率兵至蘇格蘭與蘇王講好蘇王馬爾幹使英

故王亞梯令亦與維廉釋怨相和維廉見其性駿無如何也送至諾部禁錮終身而已仍以英之田產給在英之諾部人諾部人喜顧有與諾部相善者猶以此舉爲非義斯時不特軍民變制卽教會亦有更張之事教院長素以英人爲之茲悉以諾人代之諾人中亦有明敏才特奉教王維謹行諸異端王自知不協衆心益強制英人不許與聞政教諾東北蘭部長瓦帖弗素與王相結王許以世職以其弟之女如梯妻之時諾東部叛瓦帖弗陽不問事定其婦如梯有外心譖於王殺之長子羅伯欲擅諾部與王戰敗王逐之王庶弟名遏多者以根的亞爾爲教長習尚矜夸所爲不法維廉廷詰之

遏多謂我教下士權不爾操維廉云吾不能治教會能治臣民汝獨非吾亞爾乎卽執而下於諾獄一千八十三年王后死王時懷憂懼自怨自艾諾人英人無所偏袒一千八十五年訛傳北寇將至下令徵餉國人大擾王返諾部不復至英諾有偏壞法王非立奪之維廉不悅又與非立戲語而忿誓興師復仇盛夏果麥正熟取而毀其地王每攻一城卽命焚之立馬以觀馬行忽觸熾薪負痛而跳王亦大驚通體發熱從人扶之止宿露恩教院病四十二日不愈乃痛悔前愆祈禱哀切赦莫爾加遏多二人出之獄疾篤遺命立長子羅伯主諾部次子亦名維廉主英部命速行少子顯理得資財且

語之曰期爾之超越爾兄也維廉在位二十一年時一千八十七年九月九日宋哲宗元祐二年也屬纊甫絕諸子離去從者星散一助戚憐而葬之嗚呼勝主之命終如是生時長身多力於軍民文武馭之甚能惜私智無信人有離心亦能使民循其本俗惟拂之則怒不可忍亦納賦於教王而不使侵奪事權此其所長也

維廉第二者先王維廉第一次子也已往英倫中道聞父沒不奔喪卽渡海至英教大長藍弗朗見之召諸院長及紳商士庶會議立之爲君號維廉第二又號路法斯以其面赤故也舍長立次非傳國正理長子爲諾部丟克怨弟之奪其國

不相往來亦不興問罪之師、遏多心幸有事怒藍弗朗以先朝曾被黜辱何得專擅立君乃與國人共議更立長子羅伯羅伯聞之喜顧不設備亦不遣一介至英約爲內應王懼陽以好語慰其國人使助己免其樹林漁獵樵牧之禁及其貢獻國人悅從之而遏多之勢孤遂放遏多於他國終身不得歸遏多不依教宗干預軍事徘徊無成貧困而沒於西西里焉王見位已定則盡食前言惟當有事之秋英之人民自此稍參清議得有微權矣諾部貴人在英者更屬英轄維廉率兵至諾欲廢羅伯法人阻之得不廢後諾部無事羅伯有耶路撒冷之行耶路撒冷者其地爲回教人所據歐洲諸國咸

欲得之每與回人戰羅伯將卒兵以往無行李之資遂以諾地質於法王當是時西有威爾士之叛北有蘇格蘭來爭諾東北蘭更北蘭之地蘇王及其世子俱戰死時一千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后聞之憂憤亦死遺有三子相繼爲君一女名貌德後爲英國后王性多欲黷貨無厭犯罪者往往納賄免死教事亦以賂得職虛教會所以其祿入自奉由此政事益壞人心思亂一日出獵有入手弓注矢以爲擬獸也乃擬王維康中胸而死一千一百年八月二日宋哲宗元符三年也

顯理第一紀

顯理第一者維廉第二之季弟也維廉遇弑顯理隨獵適在林中棄尸入城卽欲服兄之冕于理羅伯宜爲君顯理入宮中盡取珍寶財帛頒賜將士及用事者三日後乃共立之此所謂國以賄得者也顯理自知得國不正厲精圖治以安民爲先先君所任宰輔弗蘭杞爲民害者逐之其教大長之賢者安塞密被放於外召之使還與民約法還教會祿入鑣租赦罪興修法制後不甚踐言自此民益得擅廢立之權矣顯理生長於英民甚悅之娶貌德爲后從民望也后本亞弗勒王之後父母旣沒國內亂於是去蘇而往英居於教院國人

以爲結婚媾可平寇也諾部人以其爲薩產妬之乃造謠言謂曾爲女教士不可爲后顯理詢於教大長以爲可旣立爲后民望其修立政教然未可必也時羅伯自耶路撒冷回仍主本部諾人之在英者思得之爲君羅伯率師來英至海口顯理之兵船叛而從之將戰有爲之和解者索賂而去兩地人民財產約彼此無侵奪君位則弟死兄攝兄終弟及厥後顯理見已之威權日盛遂虐諾人侵產入官兩入諾部思兼并其地羅伯不爲備執而下之獄羅伯思逃則抉其目久之病死獄中時一千一百三十五年也至是亞梯令尙未出獄王后憐之釋而置之國中終其天年諾部前四十年克英至

是反爲英有其日適符識者謂有天道焉顯理在位日與諾部有戰征之事又有教會中人爭權教例凡教長受職所稟命者或教王或國主有一憑如中國印信然一舉于手如杖一圍于指如環得此可理財聽訟顯理以已爲國主官僚封拜俱自己出教王怒欲責讓之後竟相和無事物據賜自教王職俸仍屬國主也先是曾許加惠黎民及有戰事盡食前言橫征暴斂人不聊生戰征既息亦無善政貪吏狼吞虎視適時疫大行百姓伺王出以鋤犁田器置王前曰我儕小人朝夕謀升斗悉爲官奪今弗事耕田矣國中官屬及教院長皆以異邦人爲之英之土著卽有賢才不能出身筮仕顯理

爲英國主兼治諾部其后生一子亦名維廉一女亦名貌德貌德年十二日耳曼主號顯理第五者娶之寵幸無比維廉娶法國安茹部長亞爾之女顯理率往親迎歸途顯理之舟先行維廉夫婦日暮揚帆舟人霍醉風濤傾覆並溺於水一人升於檣桅舟沉明日救而獲免是時顯理之后已前死無子再娶亦無所出其女貌德寡而歸英欲繼父位顯理亦欲其女爲君則已更尊貴以安如部長若弗力北藍大日捺入爲贅婿生數子後爲英國主號顯理第二者卽其胤也顯理與英諾人約誓身後必以貌德及顯理第二相繼爲君一千一百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宋高宗紹興四年顯理死顯理

爲君有才能而剛慎驕縱嚴于治律人謂之獅王初意欲立女君然自波亞底西亞後無女人爲君者薩森人不樂邦君之妻爲君以其曾爲虐於國中也諾部亦不喜有女主貌德緣此數事又其子尙幼未能成立爲君故得國甚難格羅斯特亞爾羅伯者王之孽子也官居通顯以非正出不能繼立

士提反紀

爰有豪傑乘此自立出民意表者曰士提反爲法補尼亞爾顯理之甥也娶顯理妻妹所生之女雖不宜得國而性情和雅狀貌雄偉多才藝足以臨民且久與民狎民聞其爲君也若望歲焉其弟爲溫折斯德又爲教主使者諸教長助之勸

教大長立之是月二十六日得立納貢於教王教王以國庫銀既得命爲英國主又賂諸將士以備非常諾部人亦服以有產在英地也羅伯本欲立貌德見國人不附之而附士提反不得已亦臣服士提反卽位凡羅馬教會及巴倫士以下悉令仍得自主俱從舊章三年中百姓歸仰然其竊位究不以正天將降刑禍始所許諸巴倫士之事能言不能踐巴倫士請修築營壘許之以爲可備異日變故旣失其信巴倫士怒卽據營壘爲巢穴四出掠財帛悉置其中士提反知之而速其叛以事收三教長下之獄諸教會長咸不服其弟始助之至是亦去之貌德蘇格蘭王大悌之甥也大悌與

羅伯盟約將立貌德爲英國主、伐英之北鄙而敗、紀元一千一百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宋高宗紹興六年也、蘇人旣敗與北方之民臣服於英、明年貌德至格羅斯特、居羅伯所、羅伯助之、自此十年兵戈不息、人民離亂、而各部巴倫侵擾其間、國人坐困、爭國之際、始士提反、稍勝、後一千一百四十八年二月二日、羅伯獲士提反、加纓絏置之壘獄、貌德每徇教長意、教長卽羅伯弟、乃奉教王令、三月二日立之爲主、然此歲之夏已不能自立矣、先是士提反獲貌德、釋而不問、今貌德反下彼於獄、士提反之黨怒、左右亦忿忿、於是國人思奉獄中之王、士提反、王妃貌德之姪、亦名貌德、陰召部曲謀

出其夫於獄而反正焉、女王貌德仇之甚、反速成之、初倫敦之民上書求民得自主、女王見之大怒、以其曾附士提反、將重困之人不堪命、羣起攻之、其左右懼而散走、當是時、士提反之弟爲教王使者歸於兄、及戰、羅伯爲士提反人所獲、於是國人出土提反於獄、兩軍交易其主而還、士提反險阻備嘗勤於爲政、羅伯死、貌德之勢益衰、欲棄倫敦而去、懼不免、乃匿身尸柩中、使人舁之以出、又在圍城兵亂時、天大雪、達迷斯河凍、乃衣白微行、踏凍竄去、貌德旣去、英人稍有甯宇、然不久復亂、顯理者貌德子也、年少多才、民望大集、擴其基業、隆隆日起、已爲諾部、丟克世爵、蓋其父安如部亞爾戰勝

必人倒

而得在貌德英土爭國時紀元一千一百五十年父死兼襲安如亞爾後二年娶妻名以利亞諾法國主路易第七棄婦也此女富有二部一都以都一亞幾坦俱爲顯理所得日益強盛明年思雪貌德之恥兼得拓地之利躬親往戰軍器甚利士卒不衆以爲我至英英必人來迎我與士提反兵隔達迷斯河而陣有排難解紛者出云勿動干戈士提反旣爲君則終其身如死勿立子以王之冕歸於顯理盟誓旣定明年士提反死時一千一百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也在位十九年天降喪亂憂患頻仍蓋貪富貴而不以其正譬之行道者舉足皆生荆棘矣

溯自諾人之來主於英也英之政教一變國中田產多爲諾人所據政教諸要職皆先諾人設一大衙門總理各衙門事曰古略里日斯里日斯王也古略廷也言王之廷也其官職最貴王出則留守後事漸多乃置多官分理其事獄訟政與教分他法制仍由舊章維廉父子俱行虐政於民而巴倫及國人皆能挾制於王使其權有限教部長與巴倫士奈的斯集議者三圖議國政凡有賦稅或出自部長或出自巴倫士奈的斯可否皆經議會議定此較前英薩朝議會更有條理與今之巴力門議會人主權輕者相似法是而人非議會權重納銀鬻職損下益上爲害匪淺國人佃官地以從征役於

王在昔已行至維廉而行於通國立法甚峻以地強派於人責其服役國之貴人如亞爾者授地於王巴倫授地於亞爾奈的授地於巴倫遞爲服役總隸於王王定柰的之地六萬從征役自食者四十日下此其日遞減上之其日遞增受地者或教士或婦女僱人代役如是則通國皆王之奴隸矣此名曰扶達之法自維廉治英始他邦所未有自此人民愁苦備歷艱辛勢極則反遂羣聚而自釋其荷諾人爲虐國人往往殺之主下令一諾戶棄於道者百家連坐國人努其面又令道上不識之戶作諾論仍連坐患不止承平日久商賈益行猶太人來者遂家焉中更喪亂民數遂減當是時有計核

戶口者總一百七十萬

英國志卷之三終

英國志卷之四

北藍大日柰朝

英國慕維廉譯

顯理第二紀

顯理第二是稱北藍大日柰朝、其父若弗力恒以小樹枝置
即以此前王顯理第一之外孫維廉第一之外曾孫也、承父
名其朝前王顯理第一之外孫維廉第一之外曾孫也、承父
業有三地在法蘭西者一安如一買云一都來音其母之產、
即諾部全地其妻之產波以都外亞幾坦地最大兼哥也納
加斯哥尼等地及波多海口凡綜計自比加的至比里尼
山視法地三之一較法王所治更廣矣士提反死立爲英王
亦爲歐州秉權之主其娶以利亞諾也貪其財產非敦琴瑟

之好宮闈後卒多故方英無王之時急欲渡海至英爲風所阻居於海濱者四十餘日後至國立其妻爲后其爲君也年富力強列邦之君無出其右臨事聰察欲盡改前朝弊政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以士提反之僭位而虐民也故重蘇其困士提反用他國之兵以自衛厚其資糧至是乃奪之斥令回籍向之營壘土地悉已恢復往時巴倫所立營壘其一千一百所以爲民害者撤而空之小民玩視律法爲之修明百姓財用詐僞爲之整飭於時仁政大行開拓北鄙侵削蘇部蘇王不能報其弟爲亂於法部討而平之土路斯者法部中最富本亞爾之地帥師往襲之卒未有成功初王之臣有薦北

革於王前者王寵爲賓友後乃與王爲敵英人得仕於朝者自北革始其行事大有關於政教故史氏詳述之北革生於紀元一千一百十九年父本英人官舌力弗北革生而英敏儀狀俊偉父欲使之爲教士遣至本國倫敦及巴黎斯學中就讀穎悟非常兼習材武已有成人之度學成返國卽爲教士或薦於教大長視同列中有勝已者愈益精進務出其上再至法地教律國政無不暢曉出言有章心術機警教大長悅之使爲教長挾策干王王甚悅之授以蓋瑟勒之職品居第六大權在握遂升第一又爲王典機密與論大事外廷無知者北革名位旣高事權悉攬庶司百職奔走其門宮室居

處服用奢華出入呵殿儼如王者嘗至法蘭西法人見其儀從之盛喟然曰彼人臣也而如此英之王又將何如當王攻法蘭西時北革率羽林飲飛七百往親吹號筒奪其營壘而還教大長死王以任北革次教長欲得之出怨言謂彼曾事軍旅不應仍作導師又有深識之士知其機警密謂王曰此人出入將相受爵於朝王能制之若處以教長第一則君王之憂也王不聽召之自法蘭西回一千一百六十二年六月北革爲教大長盡改前狀凡隨侍之達官文武諭令悉去所留役使者教中微賤數輩耳每日入堂勤于誦禱以財帛施濟所費與前略等自褫華服以麻衣從事飲水食粗糲露背

受笞其堅忍能自刻苦類如此所欲創立法制者使教中人與君民官吏分殊不受朝廷有司之法後人揆度北革所以盡改其生平行止者言人人殊有褒之者言其爲教長時實已痛悔前非以故肖身克己不敢妄爲有疾之者言其一生詐僞以取大官及歸教中假面已去復爲謙下以冀人之信從又有言其素有卓識凡富貴利達之味彼已盡嘗以爲糟粕也而去之旣掌教權極意爲人儀表以博己之大名論說紛紜有四事可證一王令教統於政北革宜蚤聞知身爲大長不使教士受朝廷律法雖其改制之意本非欺蔽朝廷而朝廷實爲所蔽二其君使爲大長彼掌教權一年改制紛紛

其心豈非預設戒算而不以告君其爲不誠也可知三其刻
苦謙下悔罪改過不過外示姱修至於中藏狡猾貪攬事權
仍其前習也意謂改制易度務必度勢審時未爲教長無事
改作旣爲卽改冀他日有變使人緣此歸已四北革自作教
長已失君恩徧歷患難卒喪身命推其故皆因不使教統於
政以此論之彼實有定力以持教體者也當是時北革已辭
蓋瑟之職彼以朝廷顯爵不及教中品地也其君之意亦然
王自法蘭西回北革往見之遇之漠然未幾遂顯與王爲難
北革欲獨擅大權此事合於羅馬教例不合國中政令王堅
拒之北革暫止然教中人有犯法者卒不令赴有司審理初

維廉第一設官行法時凡教會中人有罪自歸地方辦理羅
馬教王自有律令後之教長恃權故創此議如此則教中人
雖有巨惡有司不能問教長左袒不蔽其辜乃無忌憚之甚
者矣有姦殺一案有司索之久北革言我教下人爾不宜問
吾用我法下之獄黜其職如是而已其一千一百六十四年
朝廷大臣暨諸教長議立約法十六章大意教中人有罪歸
有司審理衆人皆允北革不可旣而姑從之後之悔罪自責
以此時誤從約法故也迨羅馬教主斥以爲非於是北革明
目張膽首叛約法王聞之大怒召諸大臣勲爵會議且執教
大長來訊之王盛氣以待北革殊從容身心泰然百姓環而

嘖嘖稱道王欲使辭大長之職諸教長亦然北革不肯辭甯辭身命不辭此職身披職衣至王所王退入內巴倫士教長咸入門啟雷塞斯德亞爾與衆巴倫出以會議爰書罪狀北革北革止之日兒亞爾汝母庸汝亦知余之事君以忠汝亦知余心不欲爲佞以結主恩汝亦知余爲教長國中三尺所不能加未爲教長受何職守此事不與汝言汝爲吾兒一切不當問汝父汝等律令勿加於我有羅馬大教王在賴教王及教中人庇佑吾將去汝北革去朝廷議罰贖北革知衆將誅已潛衣他衣渡海往比利時於是北革之財產入官其家人戚族皆被

流徙北革在歐州衆遇之善羅馬教王尤厚待之拒絕格拉林等律卽約法十六章也如是紊亂無紀者數年後人有勸王在歐洲與北革和法王主之一千一百七十年北革返國傲狠自是仍蹈故轍王聞之嘆曰余苦矣緣一教士使吾國人迄無甯宇誰能拯於憂患中乎有四巴倫士在王側聞之誓令北革毋得報怨此四人者以爲王授之權王實未知四人之意將不利于北革也四人各回營壘十二月二十九日率衆以往不持軍器好語北革勿報前怨弗聽爭辨不已乃返而取軍器時薄暮北革在會堂此時避禍誠易戚族亦勸之終弗聽四人者復來諭不從遂羣刃之北革死其不良

於死也、自取之侮、其意以爲舍身殉義、則大相刺謬矣、歐州之人聞之、殊不能平、國人怨王、但謂其有意殺教大長、則不然、一千一百七十二年、教王使者集議、以王無心之過赦之、惟語言歎息、不殺北革、北革由是以死乃令、王至教大長墓前悔罪拜謝、自後不甚以政統教矣、北革爲教捐軀、明年教王敕奉骸骨于會堂、衆崇拜祀之、垂數百年、祭獻甚盛、衆醵金以往、會堂頗富、殺教大長之四巴倫、爲羅馬教王所斥絕、後亦輸金求和、夫政與教爭權、二者不能偏勝、人亦賴其不偏勝也、而獲益無窮、若王政有權、則其君兼治教會、威福於民、徭繁賦重、淫虐以逞、或權在教長、則罪

福予奪、以強凌人、教下非法官不能理、惟政教相持不下、地方百姓反得自治、其田產貿易及官司科約、整有條理、當是時、王率兵至威爾士、兵遭土人凌侮、及再往得報、前怨又征比利達尼、以兵威強服之、聞諾部取勝於阿爾蘭、亦欲興師往收全地、阿爾蘭與英國從古未通、往昔本禮義之邦、中更北狄變亂、風俗頓衰、人民粗獷、時方造亂、蓋此國名雖一君統治全土、其實人各有部、部各有長、叛服不常、間納貢賦、旋卽以兵犯上也、王初年欲往征取、羅馬教王亞德連此英教王人爲之始亦已下詔許之、因事不果、時連斯德部長爲其下所逐歸於王、王欲仍立之一千一百六十九年、遣兵前往、明年再

往又明年王親征之十月十八日至阿爾蘭人見兵至望風而潰於是立其部長并服諸部然諸部長亦各有權治下以故英之法令止行於阿之首邑都柏林地如是者數百年英人既勝之後或遷阿地效其語言風俗亦一變而爲犷悍矣王外事征伐而蕭牆之內夫婦相凌父子兄弟相殺后以利亞諾生三子長亦名顯理次名力查次名若弗力以利亞諾陰誘其子叛法王路易蘇王維廉助之維廉躁急攻英北部爲英將士所獲下之獄事定釋回不君其國願爲英屬王在歐地征獲其子屢赦屢叛自其天倫乖戾骨肉相殘中懷憂憤鬱鬱成疾時惟少子名約翰者在側平生鍾愛亦不能孝

病益劇面壁長吁曰噫吾休矣王始卽位時意氣揚揚好大喜功貪得無厭及情隨事遷竿木收場不堪回首可見世間萬福皆虛也在位三十五年卒時五十七歲一千一百八十九年七月六日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也王久於其位大有造於百姓國中承平日久移風易俗典制一新爲政先勞勿倦主德本勤往來巡歷鄰國驚以爲飛時當更定律令昔時每有罪犯不承則嚴刑酷加或以毒藥令飲或以私門多枉死者於是當士師聽訟時令多人證其平素惡善名曰如力如力者令其人自誓不作謊語也一千一百七十七年法令所行之地或相遼隔於是分其地爲六所有司周流巡歷一切

獄訟及民間疾苦胥於此聽斷慰勞焉王之末年倫敦始設買阿爾衙門管理民事此官由民選爲地方官之最貴者

力查弟一紀

顯理第二既卒長子力查第一卽位力查以倫序當立父死時身在法境後數月歸國無異言彼亦自悔其前之舉兵逆父也遷善改過以承遺業在法時使人告諭本國凡父之臣咸令在位大赦叛囚請其母后權當軍國事及卽位時紀元一千一百八十九年九月三日也忽行一慘戮之事古來猶太人之客於此土者或爲土人所侮訴於有司有損無益土人亦不甚窘逐之別立條例名曰猶太法其始有事令其多

輸財賄不傷肌膚至力查時尤有出於意外者歐州及英人事故頻仍輒思興兵於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者猶太京時已爲回教人所據欲往克之國人素輕猶太且以其人之售軍器於回人也尤嫉之猶太人流寓於此每遇喪亂多財爲患斯時尤甚國人欲往猶京需用浩繁必取盈於彼彼此相仇之故雖傳聞異辭此爲實事王亦欲往耶路撒冷與國人同心惡猶太人其在倫敦者禁之毋入教院毋近宮廷左右窺伺王者禮儀猶太人有不服者闖入朝適君臣筵宴左右大聲斥之猶太人奔而出國人見其狂奔也謂王將殺之羣起擊其人焚其居王聞之下令急止已無及

矣此事聞於四境亦起而攻猶太人之在其境者王年少氣盛喜習武事及卽位人望而服其英雄善用劔槊槍斧自恃其能時稱獅性定例於扶達爾法外更增一法曰室伐烈凡出兵有田產者必從征爲軍將號其人曰柰的麾下人衆以軍之多寡知將之能否民當散亂不能求理於有司輒藉軍士以爲衛柰的後漸成會名曰柰的呼德自此爲將者必先從同列學兵法律令及登壇授甲諸事始嫻韜略爲衆所推漸於本職事外整頓民事鋤強扶弱有功政教此等賢良名將雖間有之未易數覩此時將才粗鄙未除厥後駿駿日上矣力查旣能武事及爲君仍服身擺示征回教也紀元一千

一百年後二百年中屢興兵革取耶路撒冷四鄰之地國人勇氣百倍將士由是益奮軍將來自田間從王敵愾始終勿貳田賦邱甲義相維繫其勇於勤王也若此夫兵凶戰危本非王者之道然亦不宜漫以加罪也蓋自征耶路撒冷而歐州境土不爲回人所侵奪又俾西人知東方輿地爲益非淺且軍將在本轄每束縛其民斯時東征不回俾民息肩暫獲其惠紀元一千一百八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三攻耶路撒冷回人幟樹於城英王顯理弟二與法王非立定謀伐之顯理薨而王繼其志兵船錢糧悉歸掌握由是意張甚凡庫藏存貯罪犯蠲贖諸項搜括靡遺下命貸富人錢鬻賣官爵土地

蘇人輸銀願去前約、自主其國、許之。師船既具、以二教長掌邦政、八德西治獄龍上尚璽。其弟約翰掌王之土地。一千一百八十九年冬、王赴諾部、命舟師繞行日巴拉大峽、泊於馬賽爾士墨賽那海口。明年夏、會法王非立、合兵十萬同行。至來恩分兵、法王抵然阿亞、王至馬賽爾士期遇已之兵船。而兵船行至比斯加灣、遭風四散、復聚於太克斯海口、過日巴拉大峽、至馬賽爾士。王已前行尾之抵墨賽那、帆檣大集、萬衆踴躍。旣而二王不和、又明年春、法王率師先往耶路撒冷、王猶駐墨賽那、娶西班牙納瓦爾王女伯倫加略爲妃。妃母相隨同行、至近耶路撒冷之居伯羅島、遇回人與戰、時法王

已先至、圍亞克爾灣、師老於猶京之地。一年有四月、奮力相持、未獲寸土。二國將校互相猜忌、迄無成功。乃與回首薩拉丁盟、許西教徒遊猶京、拜墓焉。王遂歸、當時無他戰勝之事、而數百年後聲名赫然、其雄武可想而知。王之返國也、欲速、率從者微服而行、渡亞得略的海、北抵日耳曼、爲奧地利丟克里泊德所獲、送至日耳曼王顯理第六所下獄、四百二十餘日。歐州人重賂日王、得釋歸。時國中大亂、二教長爭權、他人亦乘此搆釁、約翰見事有可圖、欲起而僭立、使人流言其兄已死、王歸聞之、盡削其柄、逐之出奔、旣而赦之、左右以王之曾辱於囹圄也、勸王增修國政、以濯前恥。然王復辟未幾、卽

往諾部不回，在歐州與法王非立戰，以非立利已之久辱固圓，又助其弟之覬覦，得國也。力查傷於兵，或云約翰令入傷之，卒以傷重死。時紀元一千一百九十九年四月，宋甯宗慶元四年也。在位十年中，惟四閱月居於英都。

約翰紀

人言此後若法王選懦無能，英王聰明特達，則法當折而入於英，世世臣服矣。如此，歐州西方成一大國，英都都法地，過益皆屬土。英之倫敦可爲海口，語音亦當變雜，然而萬萬無此事者。法之先君愚闇，至非立而英明，英之先君英明，至約翰而愚闇也。英雖立愚闇之主，猶爲自主之國，當力查死時，欲傳位於其從子亞忒爾，爲比利達尼丟克，乃力查長弟，若弗力之子也。當是時，先君之喪，遽繼緒者倉猝未有定，且君位亦未定，傳子之例，亞忒爾年尚幼，約翰已成人，附之者衆，遂得立。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約翰卽王位王所行不善爲英史中古來第一無道之主英史書其事分三類一與法王非立相戰一與羅馬教主相拒一與本國巴倫士相攻也初得國卽棄其妻取法部安若輪部長女名以薩伯拉者爲妃重行卽位禮其縱欲妄行如此初法王非立助王非出誠心旣而又助亞忒爾以小女妻之令之來攻以王非如先王力查之有獅性知其易與也無何王獲亞忒爾以從亞忒爾者下之英諾壘獄囚亞忒爾於法之路恩不知所終疑卒爲王所殺左右勲戚不義約翰而叛之國土削三之一非立欲執王就訊於有司王雖國主而有產在法部法人以爲屬

籍於我有司得治之使者至王亦使人于法願就訊惟欲得一路據保護道途非立許之王之使者曰吾君可安然而歸乎非立曰吾大臣羣議以爲可則可歸也其人曰吾君亦國之主也如國人不欲吾君之冒險而行何非立曰無傷也吾之臣下諾部去克大勝爾英土其誰不知雖勲莫與京終爲吾臣汝之君奚恃而不來於是英王竟不至法之大臣議其罪重將盡收其地王不知勢如累卵怙惡弗悛國人咸怨皆有離心無肯禦他日之患者非立命速定約翰罪百姓亦惟恐不速也紀元一千二十三年法國有安如都來音買云三部歸法王後二年諾部自岱島外亦隸法土明年有地名薄

以都、又入法界、惟加斯哥尼哥也納二部、尙爲英屬、王怒法之日見侵、思報之亦未有當居於路恩、以待敵、見法之戰士伊邇、急退回英、土海濱、冀英人助已、反侵地、無應者、約翰大怒繩其下、欲罰田產入官、不爲動、其後國人稍稍思復侵地、特以君之不德而失之、亦不甚珍惜、向之爲法爲英、未有恒主、今則竟爲法有矣、英雖日見侵削、衆庶益盛、以諾部素反覆爲民害、今茲他屬得相安於無事云、是時王之太后死、向例國有大喪、或建堂禮拜、或以財施教長、而王濫恩貪利、開獄縱囚、盜竊咸赦、惟異邦軍俘、及猶太人不赦、必使捐銀贖罪、初猶太人冀王之卽位、有恩例、及縱欲妄爲、國

用不足、則拘猶太人下獄、以索賄、未幾、綜計得捐贖項、約金七十萬金、值今銀四餅、凡負猶太人債者、王庇之、卽命除其券、王旣不德、遇勝已之敵、無能爲役、凡人性懦弱、時或強暴、性迂緩、時忽急遽、卒之位不勝德、而敢於狂傲者、必不能久於其位、貽羞於人耳、此事見於王與教王相爭之時、彼所求者、理之當然、惟取怨於民、民不能助、亦竟無可如何、乃曲從教王、以自貶損、吁可怪也、是時教王以諾森第三之權日廣、英之教大長、駐於干得、不力者死、教王欲定新例、凡授斯職、或歸于得、城中會堂教士所選、或從其部下教長所選、會堂教士、屬於教王、部下教長、願屬國主、士提反、鄭登者、會堂教

士也。教王使選爲教大長，王不知欲別選一人，故怒逐教士，亦不許。此教大長入境，且言吾何畏彼教王哉。一千二百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教王下令暴其罪狀，國中會堂盡閉。如是者六年初，百姓甚畏教王之令。斯時不過爾爾，惟王之虐政日逞，民無所控爲患耳。此六年中，諸教士失職無俸，教王憤甚，徵他國兵來討。以英國爲教會中產，英王等於凡民之犯法者，不使預教會，并不許爲國主。初，英之列王進奉財賄於教王，其人云：如下之奉，上英王必在教王下，實則不然。當薩朝時，蓋用以周濟教中貧乏者耳。教王下令於法王曰：汝往英國逐約翰，則赦汝罪。命汝爲英國主。法王喜，率舟師攻英。

一千二百十三年三月，宋甯宗十八年，部署已定，王懼，知國人之不附己也。王之爲人，禍去則驕心生，患至則跼蹐無所容。教王使者至，誅求無已。王唯唯，慮法王來攻，謂使者曰：願稱臣入貢，吾主爲大主，吾國爲屬國焉。教王許之，立誓書，王押尾署名。於是教王命法王非立勿攻。英非立不悅，王受約束，惟謹。國人恥之。教王以英國與法，此市井之道。雖一時令英王服屬，而貪得無厭，重斂於民，民尤苦之。教王之權，由是漸衰。第三事變在王之末年。英史中最要之事，自古君無道，其位若何？民無良，其法若何？國之政事，視君德爲盛衰。時一切刑罰禁令，未歸畫一。王之權勢，未有過於先君，而暴戾無

已令人望而生畏、嘗遣人入民室廬、預家人詰詳細事、其繁碎可鄙類如此、與教王既和之後、內難又作、各部巴倫久以令甲爲不便、因重立新法、使君取於民、民奉其上、皆有限制、一千二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約議定、衆巴倫共誓於教會堂、將以兵脅王、議不成、將叛、教大長郎登能從衆欲、未嘗左袒王及教王、明年春、巴倫士使人持約法請於王、王寢其事、期以異日當決之、由是上下相疑、巴倫士陰勒部衆、以伺非常、王亦借兵他國、欲平內亂、王踰期不定、巴倫士率兵至王所、王得教王旨、令臣下勿叛其君、此吾愛子、當勿犯、犯必懲之、王恃以無恐、顯拒衆議、衆怒叛去、別立非子幹得爲主、

作書與諸大臣合謀、疾其君而右其民、巴倫又與國人協力定計、王有行營在諾但敦邑、其民拒巴倫、北德服邑開城納之、五月十七日、巴倫入倫敦、民大悅、王先已出奔寒篩爾、從者日散、後止衛士七人、見勢已敗、乃允衆請、君臣相遇於倫尼米、爲達迷斯河南岸、大合衆、重定約法、往復辯論、經二十餘日、紀元一千二百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始核議、十九日、議定、此名曰馬格那查達之約法、言君賜民得自主也、其六十條、言簡意顯、法制咸定、上不能虐其民、君之威權自在下之、裨益無窮、財產身家得以自保矣、此民自主之約、流傳於後、雖遇悍君、更張其制、百姓始而隱忍、後必强人主、俯從此約、

此馬格那查達之約爲英民中流之砥柱至今我英民得自
主、尙賴此也。首事者二人，一教大長郎登，一本不羅亞爾維
廉，教王聞之不悅，令王勿從，絕其人於教會。王旣歸自溫折
斯德，亦思復仇悔約，用他國兵力以脅之。巴倫乞法王子來
助國中大亂數月而王死時一千二百十六年十月十九日
宋甯宗嘉定八年也在位十七載。英自維廉第一以來亦有
令甲，惟易主易例初無定律，每有事君民會議施行未嘗勒
爲一書，然亦緣此爲濫觴與。英薩索尼朝前例異矣。此法至
今垂爲不刊之典。後王九年，馬格那查達之約大書於諸律
法之上。

